

五 十 之 庫 文 進 改

國際現勢抉微

許 天 虹 編 譯

改 進 出 版 社 發 行

庫文進改

— 15 —

國際現勢抉微

許天虹編譯

改進出版社發行

國際現勢抉微

實外 價埠 三酌 元加 四寄 角費

編譯者：

許 天 虹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永安：新街

沙縣：中山路

長汀：中山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售者：

各地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前記

儲君，頃刻間遠東聯誼會非長久會辦會辦文章附！

是時，非要譯原文只選編，因為要不出於外二千里的翻譯時非此難辦也於國聯編審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天賦。

我並不是專門研究「國際政治」的人。但跟多數關心世界大勢的人一般，時常覺得國內報紙上的「國際新聞」是太簡略了，往往使人看了摸不着頭緒，莫明究竟——當然更不能據以推測未來的演變。固然，有時也可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我國的「國際問題專家」所寫的比較詳細而有系統的文章，但仍覺得不够透澈、深刻。所以自從勉強能閱讀英文書報的時候起，我就貪婪地讀着外國雜誌上所載的這類文章，以滿足我的好奇心；而在有地方可以發表我的譯文的時候，又把它們選譯出來公諸同好。對其間即自發表事變時

這裏所收集的二十四篇短文，都是我在最近這一年多中間譯出來，陸續發表在「改

一、今日時局論——一文，對其間即自發表事變時

進」等刊物上的。（「今日的葡萄牙」一文，係我參照了幾篇原文而寫成的，故題下沒有註明作者姓名。）原作者大半是著名的新聞記者或熟悉國際政治內幕的人。他們的這些文章並沒有從正面來敘述近年來所發生的國際大事，但却可以使我們明白這些事變的所以然，幫助我們理解某些難以索解的時事，且進而預知未來演變的大勢。因為它們所論述的，不是國際政治的皮相而是其內幕和根源，故有幾篇的寫作時間雖在幾年以前，至今仍頗有參考的價值。

譯者對於各文，認為有稍加註釋的地方，都隨手註明于文中括弧內，以便閱覽。如有較多的話要說，則連着原文的出處附記于篇末，以明文責。

最後，我要對烈文兄致謝，因為要不是他從二千里外隨時把那些難得的外國雜誌寄給我，則僻處浙東鄉間的我是決沒有機會譯述這些文章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天虹誌。

日本經濟書目 錄

日本經濟書目

一四四

前記.....一三

希特勒的戰略.....一

驚人的德國間諜.....八

誰武裝了德國？.....一六

驅使德國作戰的人.....二一

希特勒的資產.....二〇

德國的戰時代用品.....二四

希特勒的美國觀.....二九

德美資本家的聯繫.....四五

躍過大西洋的跳板——紐芬蘭.....五二

冰島和格陵蘭的現狀.....五七

美國的生命線——巴拿馬運河·····	六四
阿根廷往何處去？·····	七〇
今日的葡萄牙·····	八〇
巴爾幹的農民·····	八四
波蘭人的厄運·····	九四
法國的國民性·····	一〇〇
法蘭西的「禍水」·····	一〇七
英吉利的「罪人」·····	一一五
大英帝國的血·····	一二二
英國的經濟力·····	一三〇
北極圈內的寶藏·····	一三九
日人在庫頁島的活動·····	一四四
日本的勞苦大眾·····	一五〇
戰時的民主與獨裁·····	一五七

「精疲力一會兒以後，一輛平背的「滑輪」一輪一輪開口道：「幾如土大大彈的，不幸靜
靜地，我門要彈其果同歸于盡——對世界無一其熱土。」

「我門夾不刺刀——不，夾不！」希特勒如是。「人家可以開我門的氣，但對其果
我門難降土大大彈的，對其果全消滅其內而靜。」

大體亦非**希特勒的戰略**八月其內早具。

德國H·勞許甯作

我門難降土大大彈的，對其果全消滅其內而靜。希特勒如是。人家可以開我門的氣，但對其果
我門夾不刺刀——不，夾不！」希特勒如是。人家可以開我門的氣，但對其果

「下次的大戰將與上次的世界大戰完全不同。步兵的攻擊和密集的隊形已化為陳腐
了。在相峙不下的戰線上殭持數年的事，決不會重現。我保證這個。」

希特勒從他那山間別墅的玻璃遊廊上注視着對面的巉巖說。

「我們將重新得到自由行動的優勢。」

「聽說德國已預備了祕密的新武器，可以擊破任何的抵抗，即使法國的馬奇諾防綫
對它也將無能為力——這是真的嗎，希特勒先生？」

但澤區「國社黨」的領袖亞爾培·福斯德一邊這麼問，一邊對我示意：他已把希特

勒領到了他所心愛的題目上。

「各國的軍隊都有祕密的新武器，我懷疑它們的効力。」希特勒答道。

「可是我們那些新式的『S軍火』呢？聽說用電的戰爭可以取得空前的攻擊可能性，這是真的嗎？」福斯德固執地問。「還有那些新的毒氣和病菌戰呢？下次大戰時將以病菌爲武器嗎？」

「一個被剝奪天然權利的國家，什麼武器都可以使用，即使病菌也可以！」希特勒的聲音高起來了。「我毫無顧忌，我將使用我所需要的任何武器。」

「那些新的毒氣固然很可怕，但在鐵絲網中間慢慢地死亡，跟中了毒氣或染了病菌而死亡，並無什麼不同。」

我們那時坐在上薩爾士堡別墅中的相當狹窄的遊廊上。希特勒的亞爾薩斯種大牧羊犬躺在他腳邊。這是一個神祕的八月裏的早晨。

我們談到上次大戰的結果，德國的全部勝利的逆轉。

「我們決不降伏——不，決不！」希特勒喊道。「人家可以把我們消滅，但倘使果真如此，我們要跟世界同歸于盡——使世界成爲一片焦土。」

靜默了一會兒以後，一個年青的「衝鋒隊」領袖開口說：「造成上次大戰的不幸結

局的，乃是我們的敵人的優越軍備。」

「決定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始終是站在武器後面的人，」希特勒駁斥他道。

「不過，新發明和優越的武器確能決定民族和社會層的命運吧？」

「不，戰略並不改變，至少並不因技術上的發明而起改變。那是完全錯誤的，」希特勒愈說愈有精神了。

「沒有一種技術上的新花樣曾經長期地使戰爭起根本的變化。每一技術上的發明，總有另一發明隨之而來，將其効力對銷。」

當時充任希特勒私人祕書的赫斯插嘴道：

「各位先生似乎還不明白，既然技術上發明對於戰爭的影響如此有限，德國如何能避免再被拖入一曠日持久的陣地戰中？」

「誰說我要發動像一九一四年的那些傻子所主持的那樣一場戰爭？」希特勒喊道。

「我們的一切努力的目標，不是都在阻止這樣的事重現嗎？多數人都沒有想像力。」說到此地，他的臉上露着一種輕蔑的表情。

「我」，他繼續說道，「我有本領將一切問題化成最簡單的方式。人家把戰爭奉爲一種祕密的學術，將它供在極嚴肅的神龕中。其實戰爭是自然不過的事，是日常發生的

事。

「戰爭是永遠有的事，是普及全世界的事，戰爭無始亦無終。人生就是戰爭。任何鬥爭都是戰爭。戰爭爲萬物的起原。」

「戰爭只是狡猾、欺詐、迷惑、攻擊、和奇襲吧了。人們只在不能用旁的方法達到其目的的時候，才動手殺人。商人、強盜、戰士——在某一個時候，彼此都是一樣的。廣義的戰略，是用智力來作戰的。」

「戰爭的目標，不是要使敵人降伏嗎？如果他肯降伏，我就有辦法使他歸於消滅。當我能用其他更好、更便宜的方法來使他屈伏時，我爲什麼要使用武力呢？」

希特勒繼續闡述他的戰略，如他後來在奧地利、捷克等處實地使用的那樣。不過在當時，這種學說却似乎很新奇，還不大能使人們信服。

「在敵國士氣渙散、民意消沉、準備降伏以前，軍事行動是想都不能想到的。」

他愈說愈起勁了。「如何在發動戰爭之前使敵人的精神崩潰——這就是我所關心的問題。」

「在前線嘗過戰爭滋味的人，誰都願意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流血。凡是可以保全德國人的可貴的熱血的事，無論什麼都是好的。」

「心理上的惑亂、情感上的矛盾、猶豫不決、驚惶失措；這些都是武器。你知道發動『政變』的原理嗎？研究它一下。那末你就會明白我們的職務了。」

「如果沒有確定精神渙散的敵人一受重大的打擊就會降伏，我決不發動戰爭。」希特勒兩眼凝視着什麼，大聲地叫起來了：「門西瓦主。中德兩國的小人面獸心，決不發動戰爭。」

「當敵人內部渙散，當他快要發生革命，當社會的動亂威脅着他的時候——這就是正當的時機了。」

「我們必須一下子把他消滅。大規模的空襲，出其不意的攻擊，恐怖政策、破壞工作、發於內部的暗殺、暗殺其重要人物、以雷霆萬鈞之力攻擊其防線上的一切弱點、猝然攻其不備——這一切都須在同一秒鐘發動，絲毫不要顧念損失或後備隊如何：這就是未來的戰爭。一種規模龐大的毀滅一切的打擊。」

「我並不顧慮後果；我只是想念着這一件事。」

他暫停片刻，彷彿要我們有時間來體會這可怖的戰略及其可怕的含義似的。接着他又非常恬靜地說道：「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我們不能再退縮了。我們必須出動。」

「我並不以戰爭為賭博。我不願受那些『總司令』的指使。『我』將作戰。『我』將決定總攻擊的適當時刻。『我』將以鋼鐵的意志守衛疆土。『我』將不辭艱辛。」

「最有利的時刻只有一個。我將以鋼鐵般的決心等候它到臨。我決不錯過它。我將盡我的能力來促它早日來到。這就是我的任務。」

「如果我在這件事上成功了，我就有權利送一般壯丁去死。在那時，我已救出了儘量多的生命。」

希特勒又停頓了一下。於是好像作結論似的說道：

「我決不在任何事物之前退縮。沒有什麼國際法，沒有什麼協定，足以阻止我利用一切的時機。」

「下次的大戰將令人難信地殘酷而殘惡。它將是一場最不人道的戰爭，將以同樣的手段對付軍隊和非武裝的戰鬥員；但同時它也最仁善，因為它將于最短期間結束。」

「一邊儘量充分地使用我們的武力，一邊我們還要用『神經戰』來折磨倒我們的敵人。我們將在法國引起一場革命，正如我們將防止革命發生於德國一般。」

「相信我的話吧。法國人將稱我為他們的救主。中等階級的小人物將頌揚我們為公正的社會秩序和永恆的和平的鬥士。」

「這些人民已沒有一個要作戰或偉大。可是『我』却要戰爭。對於我，無論什麼手段都是正當的。我的座右銘不是：『切勿騷擾敵人！』我的座右銘乃是：『用一切手段』」

來消滅他！」。

譯者附言：作者H·勞許甯博士(Herman Rauschning)，原是一個「國社黨」要人，曾任但澤參議院議長；後因看到希特勒倒行逆施，危害文化，才脫離了該黨，逃亡在外。他著有一虛無主義的革命」一書，被歐美讀者公認為對於「國社主義」的最詳盡的分析。

本文記錄着數年前希特勒對其部屬的一番訓誨；去冬發表于倫敦的「星期快報」上，茲係自本年（一九四〇）二月份的「歐美雜誌文摘」譯出。當時西歐大戰尚未展開，英法實力絲毫未損；其中有許多話，現在竟成了「預言」。它們不但可以說明德國怎能「兵不血刃」而併吞奧地利和捷克，怎麼波蘭、比利時等國會崩潰得如此迅速，丹麥、挪威、以至羅馬尼亞會屈伏得如此「甘心」——而且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希特勒在進攻法國之前，要「猶豫」得那麼長久；或者更可以說明目前希特勒遲遲未進攻英國，也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的緣故。

——雖然他的最高希望，正如他在本文中所自白的，是不戰而屈英國。

——觀於海外最高希望，五破此亦本文中側身白蘭。是不歸而屈英國。出
芥更可以鑑則目前希津離感感未無效英國。此是因貧「割懸」尙未如癡的辭姑。

波蘭 M. M. 諾文斯基 作人：史

美國會前竟舉破道屢次。共獲有勳刻。以至縣尉以亞會無升爵賊故。一書云「」

不耳可以謂即壽國忌諸。一吳不血代一面判容與此降曉對京。悉應對蘭。其降則

希特勒的德國，在三十天之內，完成了侵略其東鄰的工作：擊破了波蘭的一切防禦工事，消滅了她所有的飛機場，並把她那一百餘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知道，波蘭原來擁有三千二百萬人民、一枝訓練得好好的陸軍、且有第一等的軍事上配備、和一枝雖然數量不多却很新式的空軍——這樣的一個國家，怎麼竟會像阿比西尼亞那樣，瓦解

於德國的攻擊之前呢？當然，沒有一個軍事專家會希冀波蘭能獨立擊退「納粹」的侵略，不過大部分的戰術家都相信波蘭的抵抗還會稍稍長久一點，而其潰敗也不致如此的丟臉。

可是在希特勒發動其「閃電戰」(Blitzkrieg)以後，不出二十四小時，波蘭的飛機已有百分之七十五被擊毀了——大半是在飛機庫內被銷燬的。納粹黨人預先破壞了近乎全部的波蘭軍用飛機場和可供軍用的普通飛行場，以阻止英法空軍的赴援。假如「同盟國」曾派遣飛機到波蘭去，他們會發見波蘭所有的供應空軍的設備已完全化爲烏有了。在戰事初發生的幾天內，德國的軍隊破壞了波蘭「先頭部隊」後方的一切交通線和鐵路橋樑。照着祕密的時刻表行駛的運兵列車，都被德軍探明而在車站內施以轟炸。動員的中心和軍隊集中的地點，一向以爲只有波蘭的最高指揮部才知道的，德國的航空員也瞭如指掌。軍需貯藏所和貯油庫，直到最後的一個隔絕的汽油站，都被檢出來加以炸燬。……這樣神奇的偵察本領究竟從哪裏得來的呢？其答案已由幾位波蘭高級軍官告訴了我，並且經我用其他方面調查得來的資料予以補充。

要解釋德軍的百發百中的進攻行動，只有一個說法，那就是納粹黨人擁有着關於波蘭的作戰計劃和軍事祕密的十分完備的報告。答案就在這兒。波蘭仔細準備「廝殺」，已歷多年之久。沒有一件事是忽略過去，任其自然的。在該國的潰敗後面，藏着一個有組織的密探故事：其組織的完備和規模之大，在近世是空前無匹的。

德國在波蘭方面的「情報」之準確，甚至英國「特務機關」的首腦人員也爲之驚異

不止。它是大規模地進行的，其方式脫胎于名聞全球的密探威廉·史蒂勃（Wilhelm Steber）的範本——此公在一八六六年的「波希米戰役」之前，主持德國對奧的間諜工作，而在「普法戰爭」期間，又爲法國的迅速屈服做着開道的工作。據人們估計，在一八七〇年，史蒂勃有三萬個密探在法國作種種活動。而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間，「納粹」黨人在波蘭境內至少當有兩萬名由德國輸入的特務人員。除了這些專任的工作人員以外，還有七十萬左右日耳曼族的波蘭公民，在業餘爲「第三帝國」做着有系統的間諜工作。實際上，幾有三分之一的波蘭居民做着德國的間諜，隨時注意着一切，並與德國保持着聯絡。

當一九三四年畢蘇斯基上將舉行葬禮時，當時在這旁觀看那送葬行列的成千成萬波蘭人，看到行列的四面八方都是德國軍官——因而臉上都露着莫明其妙的神情。可是這還不過是第一步啦。

由畢蘇斯基開其端的德波「親善關係」，旋即由一「互不侵犯條約」加以正式的保證。這條約附有一特別「議定書」，規定兩國的新聞政策。一切「反納粹」的情感，都被禁止發表于波蘭的報章上。德國境內的波蘭少數民族受虐待的事，也不再提起了。在這可喜的「蜜月」中，各處的邊界都對德國的遊歷者開放着，成千成萬的德人都越境來